

新时代之歌

# 就想上战场

■李 童

1

初冬的燕山脚下结着一层薄薄的霜花，天阴着，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营区的一角，两棵大而粗的松树，枝桠相互盘结，似一把大雨伞遮住了四周。路灯夹在枝叶中间，寒风吹过，灯光时隐时现。唯独一束从枝桠顶端发出的光恰到好处地投射到电话亭天蓝色的铁皮上，漆光锃亮，那是一座神奇的连接着喜怒哀乐的铁皮亭子。从电话亭延伸出来的一路纵队，不长不短，刚好截止在黑与白的交界处，灯光下可以看清每一个新兵的脸。

于平阳身影像，是队伍中个头最高的一个。远远望去首先看到的便是他那双闪着光亮，满是期待的眼睛。于平阳随着队伍长度的逐渐缩短，一瘸一拐向前挪动着位置，终于站在电话亭前，他伸出手臂，替战友一秒一秒数着时间，时间刚到五分钟，于平阳便催促起即将超时的战友，被赶下去的战友临走时不忘用脚踢一下这个猴急的大个子。

于平阳将事先准备好的草稿举到胸前，上面密密麻麻挤满了字。他满心欢喜地按下早已烂熟于心的电话号码。“嘟嘟嘟”响了三声之后，于平阳听到了久违的声音。他极力想要控制颤抖的手，然而那双手颤抖得愈加猛烈。

“喂，雪儿，我是阳子。”“喂……阳子。”于平阳将草稿拿到离眼睛更近的地方，想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将自己新兵连的所见所闻全部讲给朋友听。“雪儿，你知道吗，我们马上就要下连队了，凭我的体格，一定能分到通信团最牛的三站，我已经感觉得到兵王梦在召唤我。我还参加了……”雪儿打断了于平阳的话：“阳子，我替你高兴，但是……对不起。”“什么，我没听清，你说什么？”“我们分手吧，咱俩不合适。”电话那头传来持续绝望的“嘟嘟”声……于平阳微笑着已被冻得发紫的嘴唇，怔怔地站在那里，战友们此起彼伏的起哄声游离在耳边，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拖着那条因五公里负重越野而受伤的腿回到连队的。

深邃的夜空不知悄悄隐藏着多少人无奈的眼泪，然而太阳照常升起。一声短促的集合哨音划破湛蓝天空。一百八十名新兵集结在操场上，等待宣布分配命令。于平阳强打精神站在队伍最后，他如愿分到通信三站，然而具体岗位却在炊事班。于平阳红着脸找到指导员：“指导员，我腿虽然受伤了，但很快就会好的！我来这里是当兵打仗的，不是来做饭的！”指导员顿时蹙起眉头：“任何一个要素都是一个战场，炊事班更是！它是我们全站战斗力保障的基础，我，最早就当过炊事员……”

2

炊事班长张茂祥远远打量着这个一瘸一拐走来，脸上写着“拒绝”二字的新兵。副班长雷大壮带头鼓掌：“欢迎新战友加入炊事班，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已是一年兵的李小北跑过去刚要从于平阳肩上摘下背囊，却差点被于平阳的一个转身撞倒。李小北一脸委屈地看着于平阳，说道：“大哥，听说你还大学生嘴，咋这么没礼貌呢。”于平阳意识到自己的反应过度强烈，耷拉着脸，不冷不热地道了歉。班长张茂祥将

手慢慢背在身后，从头到脚打量起这个“冷小子”。

于平阳静静地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相互平行的电线上并排站着的两只麻雀出神，大脑一片空白却又被回忆塞满。不知什么时候，班长张茂祥站在了他的身旁。于平阳猛一挺身，从床上跳起，立正站好。张茂祥面无表情地盯着于平阳，突然一拳砸在于平阳逐渐退化的胸肌上。“于平阳，大学生入伍，23岁，多次荣获学校奖学金，做过健身教练。”张茂祥低头看了看于平阳受伤的左腿，接着说：“素质不错，刚才的一拳是看你恢复得怎么样，看来已经好得差不多了。给你五分钟时间，戴帽子扎腰带楼下集合。”说完，便转身下了楼。于平阳揉着酸痛的胸脯，不服气地自言自语道：“不就是个做饭的头头嘛……”

营房前面，于平阳一边扎着腰带一边站到队尾。张茂祥紧了紧编织外腰带，双手自然垂下，贴紧裤缝线。一声震天响的“稍息”口令，让神思游离的于平阳打了个寒颤。副班长雷大壮出列：“今天宣布一个活动，团里组织各站炊事班进行炊事大比武，并且指定要求一名新兵与一名老兵搭档参加比赛。我们班暂定于平阳和我。”于平阳满脸惊讶：“报告！班长，我什么都不会啊！”“不会就学，哪那么多废话。”张茂祥的目光没有停留在于平阳身上，而是直直地望向了远处的菜园子。

3

于平阳第一次走进部队的厨房，与想象中的大相径庭。三口直径一米的铁锅卧在灶台上，开火的阀门只能用脚才能踩动。副班长雷大壮用前脚掌狠狠踩下去，轰鸣声顿起，如同战场上的第一声炮响。于平阳注意到灶台上放着的两把一米半长的铁锹，李小北瘦弱的肩膀扛起一支，在油光四溅的铁锅里“翻江倒海”。于平阳身后响起一阵有节奏的切菜声，银光灿灿的菜刀与墩厚的案板相交锋，原本愚蠢笨拙的土豆在许胖胖纯熟的刀工下变成了一条条粗细均匀、薄厚适当的土豆丝，表面渗着一层不易被人看清的乳白色液体，不一会儿工夫便堆成了一座小山丘。然而，这所有的一切，在于平阳耳朵里、眼睛里变成了刺耳的噪音和油渣乱飞的灾难现场。

“于平阳！”“到！”班长张茂祥站在了他的左后方，手指向角落处的灶台。只见偌大的铁锅内盛满了水，稍稍晃动便有溢出来的可能。张茂祥从灶台上拿起一把铁锹抛给于平阳说：“今天开始，你的任务就是‘翻水’。”“班长，您开玩笑吧？我们马上就要比赛了，教我炒菜还来不及，让我翻什么水？”“让你翻你就翻。但是规矩立在先，在锅里的水被蒸发去三分之一期间，你去跟胖胖学切土豆丝。后面的时间你就拿着铁锹在水里来回翻腾，直至烧干为止。胖胖会提醒你什么时候停止切土豆。”

这大概是于平阳进入炊事班后，班长和他说过的最长的话。张茂祥转身离开时又强调了一句：“没有我的允许，不许炒菜，只准看！”于平阳注视着面前那口满是水的铁锅，不以为然。他模仿着许胖胖拿菜刀的样子，将一个个光滑溜的土豆假想成战场上的敌人，一阵“厮杀”之后，场面惨不忍睹，横七竖八、高矮胖瘦的土豆军横尸遍野。许胖胖手忙脚乱，一边为其收拾残局一边开玩笑说：“你看看你惊人的破坏力，以后谁家姑娘嫁给你也是运气好！”切菜声戛然而止，于平阳脸上的表情凝滞着，“砰”地一声，刀尖深深嵌进案板。于平阳消失在厨房门口。

一周过去了，两周过去了……站长没有来过炊事班，教导员也没有。班长依旧绷着脸，从不多说一句话，于平阳看到上机回来的路上已经开始有自己同年兵小五的身影，他盯着小五手里的防辐射服看了好久，想象着那条小路的尽头是一番怎样轰轰烈烈的天地。

锅里的水面目狰狞地吐着泡泡，蒸腾的热气扑面而来附着在于平阳已经涨红的脸上，他看不清铁锹在水里的位置，面颊隐隐发烫。一个强烈的念头直冲脑门，他提起铁锹，径直走出厨房，站到班长张茂祥眼前，将铁锹甩在一边。“老子不干了，哪有什么比赛，分明是你故意刁难我！”张茂祥没有漏出半丝愤怒的表情，拍拍裤子上的土站起来：“你说说我怎么刁难你了，如果你说的有道理，今天这个班长就让你当。”于平阳挺直胸脯：“人家炊事班教怎么炒菜，你倒好，天天让我翻水，这不是刁难是什么？”张茂祥苦笑：“你可以不在炊事班待着，但这就是我带兵的方法！”“你！我迟早要离开这里！”于平阳一时语塞。副班长雷大壮出声出来，拽着于平阳的胳膊往食堂走。

“于平阳啊，你怎么这么跟班长说话？”雷大壮接着说：“每个新兵来到咱们炊事班都会干这件事，哎，你现在不理解，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班长的良苦用心。”于平阳扯下围裙，蹲在墙角不再说话。

4

于平阳和李小北坐在食堂外的台阶上看月亮，炊事班只剩下他们俩，其他人作为学员或者预备学员去站部上党课了。于平阳抬头数着星星，一、二、三、四，发出一声感叹：“我来部队已经四个月了，本以为当兵就是要练习打仗的本领，没想到成了半个厨子。”于平阳苦笑。

从山上工地下下来七八名战士，带队的班长走到于平阳面前说：“今天工程加班，还有饭吗？”于平阳和李小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想到十分钟前已经将剩饭倒掉，并且没有接到要留饭的通知。李小北小声说：“咱们没接到通知，已经没饭了。”于平阳却说：“不行，咱得想办法。”“班长明确规定不让咱俩炒菜。”于平阳着急起身：“管不了那么多了，不能让他们饿着，我之前看副班长炒过西红柿鸡蛋，已经记下流程了，你帮我打下手，班长如果问起来，就说是我的主意。”

李小北将西红柿、鸡蛋、葱姜备好。于平阳深吸一口气，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下厨，还是为七八个人做饭。他望着还挂着水滴的西红柿，想起许胖胖曾教过他切西红柿的窍门。他转动着案板上的西红柿，拿起菜刀。他一边摸索着一边回忆副班长做菜的流程，适当油温，葱姜下锅，再将新鲜的西红柿和炒好的鸡蛋倒入其中，于平阳挥起手中的铁锹，尽情在铁锅里翻滚，与鲜嫩的食材翩翩起舞。一时间，于平阳似乎明白了班长的良苦用心，原本沉重的铁锹在手里运用自如。一声咆哮：“出锅！”于平阳擦擦额头的汗，看着战友们吃着自己做的饭，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平

静与满足。那一瞬间，他似乎体悟到了“炊事班”这三个字的分量。于平阳回头看看李小北，问：“距离炊事比武还有几天？”“还有一周。”

5

于平阳、李小北低着头站在食堂门口，班长张茂祥背着双手，绕着二人走了一圈又一圈。一种令人窒息的气压笼罩在三人之间。张茂祥一脸严肃地问：“是谁的主意。”于平阳大喊一声：“报告！是我！”李小北见状也站了出来：“报告！是我！”张茂祥拍拍二人肩膀：“好，很好，那不说吗，罚你们明天中午之前把那筐土豆给我切了。”就从这天中午开始，于平阳的午休时间就全耗在了厨房。

一天中午，班长从菜地回到厨房，已是中午一点。一阵炒菜的声音，让班长很纳闷。他看到于平阳正大汗淋漓挥舞着铁锹，灶台上溅起朵朵水花。不知挥舞了多久，于平阳转身，差点撞到身后的班长。“班长，我只是想……”班长打断了于平阳的话：“你不用说，我已经看到了。那天教导员特意找我表扬了你，说你进步很大。”

班长拉于平阳坐到台阶上，指着远处的菜园说：“你看，那块菜地，虽不大却足以满足我们整个站的蔬菜供应。就像我们这个小小的炊事班，厨房也是战场，只有战士们饮食保障好了，才有战斗力啊！”于平阳羞愧地低着头：“班长，我错了，是我之前的想法太幼稚。”“班长接着说：“平阳啊，你是个很聪明的小伙子，我看到你每天在进步。之所以对你严格要求，是想让你尽快成才。面对考验，你能做的就是静下心来坦然面对。就像做菜一样，从食材到佳肴，这中间也要经历重重淬炼。”“班长，我明白了，我会好好跟你学做菜，给咱们站争第一！”“好！这次比赛我跟你搭档！”

6

炊事比武的日子终于到了。于平阳重温了一遍昨晚记好的菜谱，提前五分钟下了楼。他望着远处的黛色群山，心情从来没有像此刻这般宁静，柔和婉约的山脊线将蓝天与山石隔离开，金色的霞光似乎有所偏爱，只将那抹绚烂恩赐给群山一角，像戴着一顶荣耀的皇冠。班长也提早下了楼。

“老”“少”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奔赴他们的“战场”。三个小时的精神准备，方桌已经搭开。桌布上，放着两只细瓷蓝花碗，一碗雪梨炒竹笋，乌青里夹着玉丝；一碗菜秧汤，碧绿里泛着白梗，现在，再添上一盘红烧鲤鱼，一盘凉拌萝卜。精致的摆盘、悦目的菜品，谁能想象这是出自一个新兵之手？一切准备就绪，这时，教导员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走了过来。他一脸严肃地说道：“大家先放松一下，炊事比武暂时取消，现在更重要的任务来了！基地临时抽检团里参加重大军事演习，各站炊事班选派两名人员参与保障工作，你们谁想报名？”

话音刚落，于平阳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报名！虽然是新兵，但是我就想上战场！”班长张茂祥也站了出来：“报告，作为即将退伍的老兵，我还想再‘打一仗’。这就是我们的战场！”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山西武乡是著名的革命圣地，宛若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太行山腹地。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华北抗日的指挥中枢，八路军总司令部、一二九师司令部、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等首脑机关曾在这里长期驻扎……人民军队正是在这块红色热土上不断壮大……抗战胜利的号角从这里吹响，中国革命从这里走向胜利。

有幸踏上这片红色热土，我首先感叹太行山的雄伟壮丽。蜿蜒起伏的太行山虽经烽火硝烟、岁月打磨，却更见青翠、硬朗、雄浑、深邃。这里的沟沟坎坎，见证了革命先辈们浴血奋战、指挥若定的经典战例。

走进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我默默地驻足凝望，用心寻找着昨天的英雄记忆。时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将军在战斗指挥中，英勇牺牲，年仅37岁。远在延安的妻子刘志兰闻此消息，饱蘸血泪，挥笔写下长信《为了永恒的记忆——写给权》，那是一位年轻的妻子写给年轻的丈夫最深情的挽歌。那一刻，我感到手中的笔记本上有泪水滴落，我知道，那是我，发自内心的对英雄前辈最崇敬的敬礼！

在通往八路军总部旧址的路上，又一首深情悠长的旋律在耳畔响起，它甜醉了每个人的心。“桃花依旧红来，杏花依旧白，爬山越岭我寻你来……”这首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的民歌，听起来真是太美了。这里的人们都会唱，妇女会唱，老人会唱……他们唱的是亲情、爱情、儿女情，还是战友情？我想，无论是这旋律还是这歌词，在这片红土地上听到，你都会感到一种久违的质朴，它是如此纯粹、真挚，如此浓烈、优美，撩动起你内心最深处的情怀。这曲调，从第一次听到，直到我们离开武乡，一同来采访的记者们就一直传唱着。现在想来，虽然与那里分别已久，但是，那歌声与旋律却一直心里流动，令人沉醉，遐思无限……

在八路军总部旧址，我遇见了为我们唱这首民歌的讲解员，她叫魏菊仙。那天，阳光照进八路军总部旧址。这里曾是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工作生活过的地方，一树丁香花开，香飘满园。50岁开外的女讲解员魏菊仙笑吟吟地走过来拉了我一下，虽带着家乡口音，但我还是听懂了，她要和我一起合影。我多少有些意外，再看她，似曾相识，当我打开手中的宣传画册，才发现，宣传画册中给中央首长做讲解的就是眼前的她。她指着画册兴奋地告诉我，她已经做了26年的讲解员，她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特别热爱自己家乡。宣传太行精神太行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战斗故事是她一生的最爱。她还告诉我，她会唱家乡所有的民歌。我好奇，大凡参观的人都愿

# 红色热土寄情深

■田霞

意和她合影留念，为何她却主动要与我合影，她笑笑：就是喜欢。我有些感怀，欣然同意。

带着对英雄的敬仰，遥望远方，在距离八路军总部旧址不远处有一棵参天大树，它把我的目光深深吸引、留住。这棵树是朱德总司令1940年春天亲手所栽，它的外表与一般杨树没有区别。神奇在于：每一个枝丫里，都长着一个鲜红的五角星。太行人民称它为“红星杨”，这是朱老总留给太行人民的一颗红星……当参观的人们争相传递着讲解员手中的“红星杨”树枝，人人爱不释手的时候，随行讲解的魏菊仙却越过拥挤的人群，用眼睛寻找到我，把手中一支连着树节的树枝送给我，并叮嘱我说：带上它，这是幸福和祝福的象征。

车已启动，我们就要离开此地。她让我再等一等，旋即，不知从哪儿取来一大包酸枣面高兴地塞给我，说是她们家乡的特产，让我带上尝尝……面对这份莫名但却真挚的情谊，我不知该说什么好。此时，我特别体会到，情到深处是无言。我收下了这令我骄傲的礼物，笑着与她告别，内心盛满幸福的泪水……

同行的记者都很羡慕我的特殊待遇，我没有追问为什么她对我如此偏爱，我想没有追问，可我更愿意相信同行者的赞美：应该你身上特有的军人味儿……我喜欢这理由，并为之自豪！

我想一定是这位讲解员把对八路军的情，对人民子弟兵的爱延续到我身上。她的热爱不正是这片红色土地孕育的一种精神特质吗？这份深情，在红色的土地上流淌，在人们的心间常驻。

## 高大的骆驼刺

■胥得意

## 与心邂逅 真实，远比想象精彩

从基地向四下望去，目光够得着的地方都是无边无际的戈壁。停下目光，细细地看，会有一簇一簇的骆驼刺钻进眼底。骆驼刺用灰绿色的细小叶片向基地里长大的孩子解释着什么是绿色，什么是戈壁滩上的生命。戈壁滩上的骆驼刺东一簇西一簇的，不成片，更谈不上成林，相互能够望得到，但枝叶却够不到，显得有些孤独。

戈壁滩上，有时是漫天的黄沙，有时也会出现湛蓝的天空。从出生以来，刘根就在基地里生活。爸爸常年在研究火箭发射，妈妈整天在和雷达打着交道，在刘根的眼中，世界就是戈壁，就是大漠，就是天空中偶尔会光临的一只叫不出名的鸟。没事时，刘根会想象爸爸故乡的样子，爸爸给他描绘的故乡有山有水有绿树，可是，一直到六岁了，他也没有回过爸爸讲过的故乡。倒是在他四岁那年，爷爷来到这里住过一个星期。可是一星期后，爷爷就走了。走的前一天，爸爸给爷爷做了一桌子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爷爷不吃，就是坐在桌前流泪。爷爷和爸爸说话的语气好像是埋怨，爷爷说：“从那么好的大学毕业，我们全县的人都以为你为荣。谁知道你——”

那年夏天，爸爸和妈妈把他叫到了跟前，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今年秋天你该上小学了，过几天爸爸把你送到爷爷家去。”虽然基地有小学，教学质量也不错。但是刘根爸爸接手了一项重要的科研任务，估计两三年都顾不上其它事，而妈妈的工作也是没白没夜，思考了半个月，他们还是决定把刘根送回老家。

刘根是在基地长大的孩子，他知道大



静 谧 (中国画)

武剑飞作

## 长 征

第 4103 期